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無 章 不 憑

保留電影攝影製權及編劇權

太平花（全三冊）

精裝一冊定價三元

每部定價洋二元六角

著 者 張 恨 水

校 訂 者 嚴 獨 鶴

出 版 者 三 友 書 社

總發行所 三 益 書 店

上海貝勒路新天祥里

新 文 化 書 社

大 東 書 局

啓 新 書 局

三 星 書 局

文 華 美 術 公 司

春 明 書 店

上海代售處

作者自序

當啼笑因緣在新聞報結束之後，同仁不棄，復以作第二部小說相商。愚之初意，擬以愛情而兼社會者相報。顧念牡丹之後，繼以芍藥，長笛之後，繼以洞簫，物雖稍異，而聲色依然焉。讀者或將報之以厭倦乎？適愚慨內戰頻仍，國事日非，有一描寫內戰說部之擬作，其間在敘述同室操戈之慘酷，與夫苛捐雜稅之暴虐。乃以是商之於嚴獨鶴李浩然兩先生。兩先生皆頷之曰：可。且以愚民九以來，歷在內戰區域討餘生，愚果能道其實者，不妨盡量敘述之。余欣然受命，佈局成篇，遂名之曰『太平花』。太平花者，國家之瑞徵，將以此物反映國家之不太平也。乃書成七回，而九一八難作。舉國方盛唱秣馬厲兵，與敵人一決。乃愚書發表於報端者，則仍爲砲火淒慘之言。讀者疑之，羣以責難，蓋不知文成於國難之前，而發表在國難之後也。然愚以是故，自八回起，輒改其非戰之說，而爲主戰之論。爭城爭地之人物，盡易爲執戈衛國之健兒。苛捐雜稅之穿插，亦改爲外人鐵蹄蹂躪之事實。終愚書之成，國難有加無已，愚正不必顧慮作書原意之失却也。書既脫稿，愚因事來滬，更遵讀者意，將原書刪潤一過，縮三十六回而爲三十回，中間又改刪數回，爲在新聞報刊載時所未有者，俾前後一氣貫串，而有以

自圓其說。至於原來主張之全盤推翻，固所不惜矣。文字略長，而自問尙無拖沓冗衍之弊，至全書末節，仍歸到非戰。蓋從消極的人道言之，積極的推翻帝國主義言之，吾人苟有世界遠大之眼光，非戰終必有此一日。且歐戰時，列強互閱，而各國非戰之文人，初不願責罵而改轍，吾人又豈獨乏此見識。然此言殊非所論於今日之中國，蓋中國非侵略國家，且非與人對抗國家，乃被侵略國家也。譬之人，明知流血鬥毆，實非善行，然被人毆辱踐踏，喘息不甯，猶勸其勿事爭鬥，則是告之束手待斃而已，是烏可乎？此則今日太平花如是出版之由來也。至於書中愛情穿插，雖曰爲全書綱領，免結構之散漫。然愚亦略有寓意於其中，卽今日對男女問題，苟執不新不舊之態度時，恆抱一種難言之苦悶，吾人欲如何免除此苦悶，亦殊可討論之一事也。憶愚爲啼笑因緣作序時，適過首都，草於寓樓中。時國民黨三中全會方開，張學良膺海陸空軍總司令之名義而南來，風雲際會，國事蓬勃一時。今愚由滬北返，路過金陵。友朋以平津多事，愚無官守言責，羣泥之勿行，乃暫止於珍珠橋秦墨嘯先生家。野馬失途，心緒惶然。因思書將出版，序不可無，乃於客館託足，方寸繚亂之時，勉爲一文，其風景不殊之感，想則在愚個人尤不勝其悲惋者也。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張恨水序於南京珍珠橋畔

目次

- 第一回 隔水聽歌板橋初識寶 割鷄留客田舍夜談兵
第二回 禪宇賞花姿千枝塑雪 戰場觀隧道四面驚雷
第三回 顛倒夢魂悄看村婦鬢 飄零骨肉閑話征人家
第四回 冒險入荒城勇膽悍將 攤捐到小店忿屈驕兵
第五回 叩戶索藏珠恃強凌弱 揮旗攔去路以少敵多
第六回 儒將是懲笳聲增客感 征人欲去日影繫閨情
第七回 馬上黃昏銷魂憶韻事 燈前紅暈抵掌說思潮
第八回 臨硯作清談書生探愛 揮鞭發冷笑武士尋仇

- 第九回 玉臉印啼痕綺懷莫掩 梟心窺豔影險計頻生
- 第十回 進退歎兩難客窗不寐 雌雄邀一決狹路相逢
- 第十一回 釋怨爲徵車甘冒風雨 鍾情因侍疾頻敬羹湯
- 第十二回 聚首來貴人忽通婚約 遁詞陷遊子假定婚姻
- 第十三回 解佩謝恩人緣締月夜 臨流弔死士義薄雲天
- 第十四回 搆三字冤匪背施法網 不多時別惆悵失飛鴻
- 第十五回 託豔隱高情客離戰地 短征多奇遇夜宿荒村
- 第十六回 赴難入圍城聞雷失箸 訪舊來冷巷避彈牽裾
- 第十七回 礮火動連宵穴城抗敵 貔貅起半夜涉水衝鋒
- 第十八回 瓜葛認餘親橫生枝節 葫蘆嘲舊侶別識英雄
- 第十九回 窘境絕糧一驢伏隱事 大風陷陣百騎奏奇功
- 第二十回 情所難堪愛人成月老 事原無奈醉客作詩狂
- 第廿一回 舉措乖張雄心原有託 神情恍惚愁態豈無愁

- 第廿二回 喜訊促嬌啼悲從何起 俠心分救藥憤有自來
第廿三回 難耐飢驅奪門失老父 勉強創痛倚榻慰愁人
第廿四回 處處殷勤感恩還落淚 重重誤會觸法又羈身
第廿五回 奔命戰場投荒餘痛哭 託孤寒廟垂死作哀鳴
第廿六回 曲直論友生欲迷去路 慈祥懷母德休歎無家
第廿七回 一信促猶豫絲蘿有托 半年盡辛苦滄海難填
第廿八回 滿紙佈疑雲芳心突變 四鄉餘劫火舊地重來
第廿九回 情敵兩難明揮毫割愛 因緣各有分忍淚聽歌
第三十回 大敵當前將軍方握手 流民載道死士猛回頭

太平花

第一回 隔水聽歌板橋初識寶 割雞留客田舍夜談兵

四月杪五月初的時候，大江以北，還沒有到酷熱的程度。天氣很是溫和，山上的樹木，青葉子完全長了起來，遠遠望去，給大山穿上一件新袍子了。莊稼地裏，新種的高粱和玉蜀黍，長得有一尺長上下，平原地上，一望皆綠。在這綠毯子上面，有一條曲折赭黃色的痕條，劃破了平蕪，那是一條人行大道。由這大道一直上前，是一叢堆成綠山的樹林。只在綠樹裏，左露出一截圍牆，右露出一隻屋角，遙遙的聽到兩聲繼續的鷄叫，這可以知道那裏有一個村莊了。在這村莊五里路以外，有個小地名，叫做三叉口。是鄰邑往來三條大道分叉之處。在這路口上，也開有六七家鄉店，來往的行人，到了這裏，都要打尖歇腿，替牲口上草料。每到太陽正中，和太陽落山的時候，幾家鄉店，却要忙碌一番。這是一個正午的時候，鄉店屋頂上的烟肉，向半空裏直冒着青烟，正忙着煮午飯呢。路上的行人，遠遠的望了這烟肉，想到烟肉下面，黃米飯正煮得香味撲鼻，不由得要趕上一程路。因之不多大一會兒的時候，這幾家村店，都坐滿了行人。靠向路東的一家茶飯店，門口支着一個蘆蓬，蓬下橫七豎八，擺了幾張

椽子，蘆蓬對面，沒有人家，一叢高過於人的野竹子，半環着一口野塘，塘裏的水，讓風吹着，皺起魚鱗似的波紋，幾隻鵝鴨在水裏來回游泳着。很有個意思。這時，由路南來了一個少年行人，他穿了一套西式的獵裝，一頂荷葉邊的呢帽，斜側着戴在頭上。肩上背着一個溫水瓶，手裏提了一個照相匣子，一步一步，用左手拿着的一根粗手杖，在地上點着走了過來。他後面跟了一個腳夫，挑着一擔簡便的行李，走到這裏，四圍看了一看，却叫道：李先生，我們就在這裏打尖吧？過了這一家，這三叉口就沒有店了，至少還要趕上五里路，我肚子實在餓了，有些來不及。那李先生，看了看這個小飯店門前風景不錯，便點頭道：那也好。我們就在這裏歇一會兒。飯店裏的小夥計，看到來人是穿西裝的，是個上中等客人，就由蘆蓬迎了出來。問道：二位嗎？我們這裏有剛出來的鱸鱸，滾熱的，該打尖了。什麼時候了他說着話，將這裏二人引了進去。代為將東西放下，連忙泡了一壺茶出來。一見這腳夫和穿西裝的坐在一處，便笑道：你先生倒是講平等的，怎麼不雇頭牲口騎着穿西裝少年也笑道：牲口有了毛病，在前面一站打發回去了，看你不出，你倒知道平等二字。夥計見他很隨便，拿起茶壺，給他斟上二杯茶，放到他面前，笑問道：看你先生這樣子，是趕到城裏去的，由省裏來的呢？由……那人笑答道：遠了，我們由京裏來的。夥計道：由京來的，是了，我們這裏也常有，誰不知我們這裏安樂窩有三件寶？說

着，便哈哈一笑。在店裏頭有個人喊道：劉老二，你也照應買賣，怎麼又談上天了？看時，店裏灶頭邊，鑽出一個莽頭婦人，向外邊望着，劉小二喂了一個字，回身照應買賣去了。少年喝了兩杯茶，又把劉小二叫了來，問還有什麼打尖的？劉小二道：除了饅饅就是大鍋餅，恐怕你先生不能吃。說着，望了那少年的臉。少年道：出門的人，也不管那些了，有什麼菜沒有？劉老二道：現成的只有鹹豆腐干，鹽雞蛋，還有煮的鹹菜。恐怕你先生不能吃。那少年指着對面一個座位上道：那一位面前，擺了那一大碗肉，你怎麼不照樣賣一點給我們？夥計道：那是人家自己帶的路菜，不是我們這裏賣的。你先生若要吃肉，我們這路口上有個肉案子，我去給你先生買來現做。他們這邊說話，那邊坐位上一個老先生，面前擺了一大碗肉，用筷子夾了起來，將饅饅拍開，夾着肉送進嘴裏咀嚼着。他向這邊看來，又望了一望碗裏的肉，於是將碗端了過來，放在少年桌上，笑道：我吃飽了，再走二十里就到家了。這裏還有大半碗鹹菜，若不嫌吃殘了，就請拿下去下飯。少年站起來推謝着，就和老人隔了桌子，談起話來。夥計搬上饅饅、雞蛋豆腐干，少年也就帶吃着。那老人問道：剛才聽你先生說，是由京裏來的，到此貴幹？少年道：我是新聞記者。老人聽了這四個字，倒有些不懂，偏着頭想了一想，道：這四個字怎麼寫？這少年因為方言的關係，怕解釋不清楚，就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送到那邊桌上去。老人接過名片一看，上寫北

京黎明報旅行記者李守白。老人笑道：哦！明白了。你是報館裏先生，到敝地來做什麼？敝地並沒有什麼新聞啦。李守白看了蘆蓬下的人，又望了望那老人，微笑道：我們當旅行記者的，不一定要打聽新聞。凡是遊歷所到的地方，人情風俗，也是可以記下來的。老人道：若是人情風俗都能記的話，那我們這裏就大有可記了。不要說別地方，離這裏五里路的地方，有個安樂窩，有三件寶貝，現在就是最好去玩的時候了。李守白道：剛才這位夥計，說了什麼三件寶，我不會問得，現在你老先生又談起這個。不知道這三件寶，究竟是什麼。這第一件寶呢？老人道：第一件寶，是太平花。李守白道：什麼太平花？這種花我知道的，現在統中國境內，只有北京故宮裏面有幾棵，你們貴處，那裏來的這太平花？老人將手一摸鬍子，微笑道：這就因為這種花不容易有，所以安樂窩裏有了這個稱爲寶了。這幾天，正是花開到茂盛的時候，你先生來了，不能不看。再說第二寶，你先生却猜不到，也是太平花。李守白道：這麼也是太平花呢？老人道：這個太平花是聽的，可不是看的，原來這安樂窩的人，天生有一副好喉嚨，都會唱歌。唱的歌，又要算太平花唱的最好，我們這前後幾縣，無論男女，都學了太平花的調子唱歌，若是照着一個小村莊上說來，有了這樣出色的東西，總也可以算是一寶了。李守白道：原來如此，但不知道這第三件寶貝又是什麼？老人道：第三件寶嗎？還是太平花。李守白笑道：這就奇了，三件寶都是

太平花，第一件是看的，第二件是聽的，這第三件，又當什麼用？老人笑道：「這第三件寶嗎？既不是看的，也不是聽的，但是也可以看到，也可以聽到。」老人這樣一說，蘆葦下的人全笑起來了。旁邊就有人道：「老先生，你說明了吧？不要讓這位過路客人，慢慢去猜了。」老人才笑道：「李先生，我告訴你，這安樂窩有個韓先生，從前是在省裏當教員的。膝下無兒，只有一個姑娘。這姑娘在這一鄉，真是數一數二的人才，也是尋不到的姑娘，鄉下人和她起了一個別號，叫太平花。這在我們鄉下，能說不是一寶嗎？」李守白笑道：「就是這樣三件寶，你們貴鄉真足以自豪了。不過我雖常在北京，但是故宮裏的太平花，我總沒有趕上去看，現在這地方也有太平花，不知道和故宮裏的有沒有分別？」我倒想去看看。」老人道：「你先生若是到縣裏去，繞道由安樂窩過去，也不彎什麼路，何不去看看？」這花長在他們村莊後山上一座廟裏。這廟叫做極樂世界，風景也很好的。李守白說着話，把一盤饅饅吃飽了，看看手表，已是兩點鐘將到，便將自己和老人的茶飯錢，一處付了。說話的老人，看了這種情形，知道也不容推却，只管道謝，因道：「我也是貪說話，忘了走路，再圖後會罷。」拱了拱手，自提着包裹先走。李守白問明了路徑，丟了大路，也就改上小道，向安樂窩而來。約莫走了三里多路，遠遠望到一排形勢平緩的小山，下山來約有一里路，一叢綠樹，簇擁着一座山莊，這山莊後面，有一道小溝，彎曲着通上一道小溪河。這溪水穿

路而過，路上架了一座平的木板橋，橋洞下，北高南低，水由上而下，流得潺潺作響，李守白走到橋頭上，向下一看，見這橋下的水，也不過一尺深，淺的地方，只有兩三寸水，水流在大的鵝卵石上，激起一層一層的小浪，翻着雪白的浪花。環繞着鵝卵石，長了許多水草，隔着水看，分外的綠，那長的水草，被流水終日帶着向下，柔軟得像絨一樣。綠的水草，白的浪花，非常的好看。李守白只管看了出神，却捨不得就走。在他這樣呻吟的時候，有一種和緩低微的聲音，夾着水聲傳來，聽那聲音，抑揚中節，分明是一種歌聲。那歌的音韻，彷彿是落在六麻韻裏，大概，這就是太平花歌詞了。三種寶，先將第二件寶不期而遇，倒不要錯過，總要細細的聽上一聽。聽這歌兒唱得怎樣的好。於是回轉身來，向腳夫擺了一擺手，叫他不要響動，然後自己背了兩手，靜聽那歌詞。恰好上風有幾陣微風來，將歌聲送了過來，仔細聽着，那歌是好幾折，唱的人週而復始的唱着。惟有那第三折，總算聽得清楚，那詞是：

太平花，太平花，年年開在山底下。去年花兒真正好，今年花兒也不差。春光惱壞了女孩兒家，去年花開他偷看我，今年花開尋不着他，我眼裏看着花，心裏念着他，莫不是人兒留住了他，莫不是病兒纏住了他。莫不是他的心兒變了卦。雖然說起來羞答答，叫我心裏怎樣放得下？

李守白一字一字的玩味起來，這歌兒果然有些意思。雖然是些男女思慕之詞，不登大雅，但是鄉下

的田歌，有句俗語，叫做無郎無女不成歌，這太平花的兒歌當然也不會例外的。聽這歌聲，抑揚婉轉，分明是個女郎所唱，莫非這唱歌的女郎，就是外號太平花的。如其果是，我倒不能不看上一看。不要失之交臂才好。這樣想着，順着歌聲，沿了溪岸，向上走去。還走不到幾步路，只見溪岸上一棵臥倒的垂柳樹，柳樹下，有一塊過圍見丈的樹陰，罩在水面上，水邊上有一塊平正的大石頭，直伸到水裏去。石頭上跪着一個垂辮女郎，正在搓洗衣服。看那女郎的背影，身子很是苗條，雖然是穿的一身藍布衣服，然而她那垂着的辮髮，黑得像一條青緞子一樣，看去是很整潔。她耳朵上，用兩根線穿了兩塊綠玻璃片垂着，她兩手搓衣服，身體一上一下，那兩片玻璃耳墜子，在腮邊肩上，打秋千一般，也是搖搖不定。李守白一想，只看這種姿勢，決計是太平花了。只是她背岸面水，怎樣的面孔，却是無法去瞻仰。說不得了，只有硬上一個法子。因站着岸上，遠遠的喊道：姑娘，我要驚動一聲。請問，到安樂窩去，是走這一條路嗎？那洗衣的姑娘，聽了這話，果然放了衣服，站了起來。迎面一看時，李守白未免大失所望，雖然在她五官上，找不出什麼毛病來，然而她却是一張聚子核的臉，上下兩頭尖，一點秀氣也沒有，這就是所謂太平花，鄉人也就不免所見不廣了。倒是那個女郎，因有人問路，却笑容可掬的答道：是的，先生，那前面就是安樂窩。李守白道：這村莊上住着有位姓韓的韓先生嗎？那姑娘道：是的，我

也是姓韓。李守白哦了一聲，點頭說是多謝，依舊走回大路，和脚夫一路走向安樂窩來。過了那小橋，那路就漸漸的向上高起，首先發見的，那樹林子下，閃出一道橫牆，接上在樹縫裏露出幾重屋脊，再走上去，便是一道長長的瘦竹林子。環了那竹子幹的腰，用竹纜編着，成爲一個籬笆的形式，竹子對過閃出一道人行大路，脚夫停了脚道：先生，我看慢一點走吧，我們挑了一担行李，糊裏糊塗，闖進人家村莊裏去，不怕人家見怪嗎？李守白也覺得一直的進去，有些冒昧，就讓脚夫將担子歇下，自己也把照相匣子溫水瓶放下，然後輕裝走了進村去。一看這竹林子裏，一道一丈多高的圍牆，轉了大半個圈子，却看不出那裏有人家。在圍牆上開有好幾個大小的門洞，這正是黃河兩岸的習慣，築起土圩子，來防強盜土匪的。李守白看那正南向，有個突出人家屋脊的四方土樓，樓的四方牆上，挖着方方圓圓許多牆眼，樓頂上，四週仿了城垛的樣子，顯出嚴重的形勢來，這是土圩子裏的斥堠。遇到有什麼不平靖的時候，就派了人登樓，四週盼望，防止敵人進襲。土圩子裏有了這種東西。這村莊的風俗，可想而知。李守白走到門樓邊，不擅敢自進去，徘徊了一陣，又退了回來，正在這時，村外有個五十上下的老人，面上略有短鬚，穿了一件綢布長衫，腰上繫着板帶，將布衫提起底襟，塞在板帶裏，光着頭，背上背了一頂大草帽，右肩荷了一隻大漁竿，左手挽了一隻大提籃，一步一步走了過來。他一見

李守白這種徘徊不定的樣子，又看這種情形，遠遠的就向他拱了一拱手道：「這位先生是尋找那個兄弟，可以引路？」李守白道：「兄弟是過路的新聞記者，聽說這個地方，有個極樂世界，現在正是太平花盛開的時候，特意前來瞻仰瞻仰。」莊子外還歇着一批行李呢。那人聽說，向李守白先打量一番，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報館先生，好極了！」說着，放下角，伸伸，手比了眉毛，擋住陽光，向天上看了看。太陽，便道：「時候不早了，這個時候去，怕來不及。」依我說，不如在敝莊暫住一宿，明日一早，兄弟陪你到廟裏去看。那廟裏和尚，兄弟倒也認識，我明天對他說，叫他預備一壺茶，讓你先生細細賞玩一番。」李守白見這人說話，非常的慷慨，不像鄉下那一流土著，便道：「那就好極了。」只是萍水相逢，不好叨擾。那人笑道：「鄉下人又沒有什麼東西敬客，頂好是燙上兩壺酒，煮上幾個雞蛋，談不上什麼叨擾不叨擾。」李守白道：「我還不曾問得老先生貴姓。」那人道：「敝莊上的人，十之八九都姓韓，兄弟也姓韓，草字樂餘。」村莊上的人，因為兄弟喜歡釣魚，由「訛」都叫「弟」作「老」。你老兄也就叫我一聲老漁罷。算介在那裏，可以跟着兄弟一路進莊去。」李守白看他這人，倒也瀟灑脫俗，頭上的太陽，已經是偏了西。要想在此地看一看太平花，似乎也不能忽忽的來了，忽忽的就走。好在此地去永平縣城不遠，明天就是晚些動身，也老早的趕到了，與正事是無礙的。當時就依了韓樂餘相邀，督率脚夫挑了行李，一同

進莊去。這土圩子裏面，人家參差建築，屋中間一些空地，或是種菜，或是種瓜豆，園圃間雜，自也有些意思。東向一矮竹籬笆門，由籬笆上伸出一排垂柳，風吹柳動，裏面閃出一排很整齊的房子。韓樂餘笑着用漁竿一指道：那就是舍下，雖然鄉下人家，沒有城裏那樣好，但是比大路上的飯店，却乾淨多了。說話時，門裏跑出來一個黃臉漢子，接住了他的釣魚傢伙。韓樂餘道：二禿，你姑娘呢？你說客來了，快叫她去燒水泡茶。二禿道：姑娘說，還有一塊地的晚蠶豆不曾收割完，她摘豆莢去了。韓樂餘道：那末，你就去燒水罷，先打些水讓二位洗腳。一面說着，一面引李守白主僕，進了家門。他笑道：先生，堂屋裏屈坐一會，好用些茶水。於是接過腳夫的挑子，歇在屋檐下。李守白見這堂屋，正中四塊白屏門，不加油漆，中間掛了一幅耕織圖，旁邊一幅對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面下一張琴桌，上面只放了三樣東西，一隻舊膽瓶，插了一叢野花，一隻銅鼎，一個大四方竹斗。堂屋正中，隨放着幾張舊藤竹椅子，雖然簡樸，却不像平常人家，供神供佛，那一股子俗氣。賓主坐定。那二禿首先打了一盆熱水來，請主僕二人洗抹手臉，又拿了腳盆來，倒了一盆熱水燙腳。二禿自將水拿去潑了。李守白擦抹乾淨了，韓樂餘自提了一壺熱茶，幾隻杯子來放在桌上，又端了兩碟南瓜子鹽炒豆出來，讓二位客人下茶。他自己也就來陪客。彼此坐下來閒談，李守白說是由北京黎明報派出來的旅行記者，韓樂餘大喜。